

怀念赵浩生先生

蒋子龙

春节前,冰凌先生告诉我赵公走了,我突然不想说话,默默地想起了许多浩生老先生的故事。人生大概都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年轻的时候想出去,老了想回来。这一现象在八十多岁赵浩生先生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他在美国住着一栋令人羡慕的漂亮大房子,后面是一溜儿敞亮的大窗户,和邻居的房子中间是一片草坪,周遭有树林。赵先生说:“这草坪是两家的,但我们不在中间竖篱笆,他看就是他的,我看就是我的。常有成群的野鹿和野鸡光顾这里,它们站在我的后窗户跟前向里面伸头探脑。这里的野物不是怕我看它们,而是想看看我长的什么样,对我们进行骚扰……”

可是,有这么好的房子和生活环境,他一年却住不了多少日子,因为每年至少回中国三次,近二十年来已经回去七十六次了,在北京饭店住了十二年,在王府饭店住了九年。他从中国回美国叫“出国”,从美国去中国叫“回国”。他这样描述自己每月的生存状态:“第一个星期时差反应;第二个星期向夫人报账,把在中国乘出租车的烂票子交上去;第三个星期坐立不安;第四个星期买票回国。”

怀着如此强烈的“中国情绪”,自然跟他人生的多色彩和多重身份有关,有人称他是:“中国的儿子,日本的女婿,美国的公民。”他的家庭也像一个小联合国:他是美籍华人;夫人是日本人;儿子赵惠程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到泰国工作,娶了个菲律宾姑娘做妻子,在泰国生了个具有中、日、菲三国血统的儿子;女儿赵惠纯在纽约大学任教,用英语写作,几年前出版了长篇小说《猴王》,受到广泛的注意……更不知未来的女婿会选哪个国家的人?

赵浩生这大人生真可谓丰富多彩,硕果累累。早年上过黄埔军校,做过重庆《中央日报》和上海《东南日报》的记者,一九四八年被派往日本。中国解放后给当时的新闻局长胡乔木写信,

要求回国,但迟迟得不到答复,这当中朝鲜战争爆发了,他想回国已经回不去了,就转到美国读书,毕业后又教书……赵浩生自称有“三乐”:唱戏、教书和采访。老先生是耶鲁大学的教授,退休后担任了米勒公司的高级顾问——米勒公司的董事长米勒,被尊为美国企业界的领袖,卡特任总统时期曾担任财政部部长。时间长了赵浩生觉得老给别人当顾问是嘴把式,光说不练。于是在一九九二年,联络一位朋友投资北京一家乡镇企业,办起了一个工业公司,赵浩生自任董事长。不能只是站在旁边清唱,他要真正登台演练一番。

他说,我跟中国的联系不全是血缘关系,而是生活、山河、岁月交织起来的全部人生。我是外籍,可不是外人,最大的心愿就是为中国做点什么……但他又调侃自己对于工业是外行,是个不懂事的董事长。企业干成功了,就写一本书,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失败了也要写一本书,叫《钢铁是怎样炼不成的》。运作至今,老先生声称钢铁还在炼着,只是相当困难,总算知道锅是铁打的了!

他每次回国后必不可少的一种享受,是每天清晨早早地起来去寻找北京老戏迷的胡琴声,在王府饭店对面的路口、天坛的长廊下和筒子河的路边,常有一群老头儿在扯开嗓门过戏瘾。由于只有一把胡琴,老戏迷们不得不排队等候,轮流着一段一段地清唱。赵浩生也不例外,想过戏瘾也得排着,惟其这样排半天队方能轮上唱两口,才更觉着有味儿。老戏迷们记不住他的大名,也不知道他是从美国来的,只称呼他为“赵大爷”。这位“赵大爷”个头不高,气色不错,留着灰白的小平头,一嘴京腔,张口爱逗乐儿,人缘儿挺好……

那一年亚洲闹了一场金融风暴,作为“日本的姑爷”,赵浩生盛情却地答应了日本银行协会的邀请去讲课,日方希望他能讲讲亚洲金融风暴



和中国的经济现状。能给日本的金融家上课,日语想必是非常之好。他自己却调侃说:“马马虎虎,我的日语水平就是能够骗来一个日本姑娘当老婆。”待到讲课日期临近了,他忽然又觉得心里没有底,赶紧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写信,要求回答一些问题,紧急补充金融知识。朱总理让国家银行的行长戴相龙约见老先生,回答他提出的所有问题,帮他剖析当今世界的金融形势……其后他在日本的讲演大获成功,这是自然而然的了。这就有点“无冕之王”的气势了,敢于向大人物提出自己的要求,而大人物竟都不拒绝他的要求。在他书房的显眼处摆放着两幅大照片,一幅是他和周恩来总理交谈的照片,另一幅是他采访蒋介石的照片,有人戏称,在他的这间房子里,国共再一次合作,祖国实现统一了。一九六六年,赵浩生以专栏作家的身份到台湾采访,夜里十二点钟的时候,当时的新闻局长沈剑虹通知他,第二天上午蒋介石要见他,这是一般礼节性的会见,不过几分钟的事情。第二天在走进会客厅的时候,赵浩生对陪同

的沈剑虹说:“我恐怕要向蒋先生提几个问题。”沈剑虹断然拒绝:“不行,你想想提问题必须提前书面呈报。”赵浩生说:“我试试,回答我就提,不回答就算。”沈剑虹变色:“那也不行!”

这时候副官唱名:“赵浩生教授到。”蒋介石走了出来,与赵浩生握手,然后在靠椅上坐下,开始客套性地询问,诸如:什么时候来的?看了些什么?赵浩生一一作答。蒋介石又问:“有什么意见?”赵说:“有。”沈剑虹十分紧张。赵浩生却自管说下去:“我是教书的,这次来看到全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很好,我很感兴趣,想采访这方面的情况,请您发话给我方便。”原来,蒋介石非常重视教育,九年制义务教育正是他亲自倡导的,他一谈就谈了半个多小时。回美后赵浩生在“海外观察”的专栏里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亚洲的政治经济、各种人物以及山水风貌的文章,海外报刊纷纷转载,惟台湾的报刊一篇都不采用。原因是赵浩生在文章里说了一些诸如“蒋介石的头发表过去白了”之类的话,被视为不敬。那个年代描写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有专门用语,形容毛泽东必须是“红光满面,神采奕奕”,描写蒋介石的是“戎装佩剑,两目炯炯”。

所以他认为世界上有两个政治家最了解新闻的价值,最善于发挥新闻的功能,跟新闻记者的关系最好,一位是罗斯福,一位就是周恩来。他第一次采访周总理是一九四六年,也是第一次见到一位中国的新闻人物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用中文发言,由翻译龚澎再把他的话译成英文。他挥洒自如,谈笑风生,有一种难以抵挡的人格魅力,这也是赵浩生第一次在外国人面前感到作为中国人的骄傲。

——作为教授,桃李满天下;

——作为记者,朋友遍天下;

——作为作家,著作等身。

赵浩生天马行空,几近人生的化境——这大概才算得上是潇洒。

名家新作

七绝春情

莫小凤

一
疏影含香柳掩门
一枝空念留初心
斜阳又照红稀处
谁是春归送月人

二
春娇笑语总多情
可恋桃红暮雨声
借问春风吹几度
为谁相送为谁迎

三
佳人留笑碧华羞
香雪轻纱柳色绸
流水问情春又绿
小桥雁过影悠悠

四
一眉初月照离人
花边袅袅醉扶春

泪沁桃风有憾
千番红落是痴心

五

相见匆匆对酒迟
思凝香雪漫琼枝
入春梅雨连天碧
梦里痴然赋小诗

六

婀娜袅袅古堤边
绿云含娇一树烟
梦剪东风丝不断
留取红线系尘缘

七

嫩柳凌波梦几重
棹歌深处菡萏浓
红妆妆露临花影
香暖尘缘照晓鸿

春风里

刘月新

打开家的门,奶奶一个人正在客厅里玩纸牌。见了,眼一亮,站起来神秘地说,你来,到里屋来。奶奶打开衣柜,摸摸索索拿出一件她亲手缝制的紫红缎面棉袄,说,你穿吧,奶奶说啥也过不去今年啦。奶奶!我着急地大声喊住她:可别乱说了,没病没灾的,您要好好地活!幸福!我把“幸福”两字顿开并加重拉长。奶奶就抿嘴一笑,我却一阵心痛,眼睛也红了。我拉着奶奶说,再说了,即便是有病,有好医生有好药,多方便,再说奶奶人大大老老,小家却让本家给当着,奶奶被逼无奈就站起来成了顶梁柱。本家族有人同情有人帮忙,也有人觊觎我家的田产与房屋,想想法挤兑奶奶改嫁。智慧的奶奶勤劳的奶奶就与他们周旋,斗智斗勇,很快得到长辈们的认可、褒奖与庇护,也很快在本家族在刘庄站稳了脚跟。父亲十七岁娶了我母亲,从此这个家才叫一个完整的家。母亲主外养家糊口,奶奶主内照顾全家吃喝拉撒,老奶奶退居二线。加上相继出生的我们兄弟姐妹五个,一家九口人同乘一条破船,就这样一路颠簸地走来。

奶奶今年

岁月如歌

九十六岁,耳聪

目明,脚下生风,谈笑风生,比年轻时还要好,可喜的是脑子清楚心里明白。我们把老人们接到小城,过起全新的与以前不一样的生活。特别是奶奶,看着孙辈们吃不愁穿不愁,都有自己的事业、和睦的家庭;孙辈的孩子个个身体健康,学习进步,懂理懂事,就高兴地感叹:国家有能耐,百姓有福了!眼下的社会是只要有钱,没有买不来的东西,没有吃不到的东西。奶奶还时常深有感触地对我们说,年轻时有个算卦的,坐在家门前非要给我算一卦,我不肯,他说大娘不要您钱的,在身后就念叨起来:您老是脚踏棒槌晃悠悠,您老的好运在后头!我当时就想啊,真是不花钱的买卖张嘴就来,我这黄莲里泡大的苦菜,还配说好运?你看,让人家说着了不是?有时,奶奶看着忙碌的我们天天围着她老人家转,洗脚、洗头、剪指甲、掏耳朵,陪着她打牌、散步、赏景、晒太阳,就抱怨,天底下哪有像奶奶这么能活的!急躁气的我每每听了就生气就瞪眼,偶尔还亮上一嗓子,奶奶一笑就收住话匣子;稍停,又打开,活着不是你们的累吗?我们愿意!这一句半生气半撒娇的话,才算把奶奶给吓住。不说了,奶奶要活到一百三,尽着累你们,来,打牌打牌。

我从包里拿出给奶奶准备好的礼物——桃木刻“金猴献寿”。奶奶,这是给您的,驱邪增寿!

奶奶皱纹绽开,春光里如窗外一朵梨花。



这里没有九寨的神奇,没有纳木错的圣洁,却是不经意地想起。它是世间最美的回眸,是山间的兰花,陌上的桑。

踩着嵌入云间的石梯,触摸历史的铜纹,穿过风中的藏铃,头上的云。是谁说的,我们走着走着就老了,槽渔滩也在时间的长河里逐渐萧索起来,被人遗忘一隅。没有人间烟火的热闹,却是一杯融在时间里的酒。走在河边的青石台上,抬头看气势恢宏的庙宇,虔诚就在这样的角度展开,放眼望去,一碧千里的烟波惹人内心生出无限的美好。

拾阶而上,没有香火气的寺庙依旧干净,两株金桂在梵音中开得热闹,焚香坛上的青烟袅袅,晨露中的青砖红墙让美美得理所当然。

杉树环抱古刹,横亘在山眉水

灯下漫笔

行走于南

澗言

里的旧巷,应是这里的浑然天成,让你忆起前世今生。

老街一碗冒着豌豆尖香味的素面,久违地让你热泪盈眶,像妈妈夜里带着自己下馆子吃到的麻辣凉粉,有时幸福就是一种味道。手鼓的节拍合着流浪的清唱,咚巴拉就从一千四百多公里外的地方到这里来。匆匆忙忙七月的雨,划过青瓦,从屋檐倾斜下来,冲刷着青石板筑的街道,这样的景象没有雨滴落下生机的禅味,却有另外的酣畅淋漓,向往雨后的深眸微笑。

这长长的街道应该有撑着油纸伞的姑娘,像丁香一样的姑娘。柳江啊,正如一位水灵灵的女子,俏皮灵动,等你去发现她的柔婉。

有时山雾缭绕,有时天蓝蓝,有时风雨有时晴。曾家园子的转角楼台看过清代的衰亡、民国的烽烟战火……

它老得依然优美,像它庭院中的古树根深叶茂。褶皱的树皮是岁月的掌纹,咯咯作响的戏台烙上擦不掉的印痕,园子里的旧家具重复着年月交替的哀歌,上演着历史沉浮、兴衰变化。嵌入石木间的传承在西式的瓦缸石纹里呈现出年代久远的深情。

一棵树能够活多久?如果精心培育,代代呵护,会守候你一生一世直至天荒地老。没有一个人是独自死去的,他留给人的影响会延续很久。后来听人说,曾家园里有一段佳话,漂洋过海的爱情就如楼前的黄角树,它的年轮应该很密了。那女子叫玛丽·安妮,为了已有家室的杨茂修漂洋过海成就了一个传奇。这屋檐下,有着东方与西方的结合,从房屋的岩壁到杯盏,让这场跨国恋生出许多况味。这庭院,老得刚刚好。雨还未停,伞下一对恋人擦肩而过……

草根戏迷

李贵平

的鸡肝,逢着老人生病没力气去菜市场,狗东西马上六亲不认搞暴动,它伸开后腿在主人身上拉屎,还将他最喜欢的一套紫砂杯砸碎在地。老人气得不想活了。

郑国林听了鼻子发酸,思来想去,他组建了一个中老年川剧爱好者协会。这应该是门槛最低的协会,每人每月十元钱,想进的,报个名,要退的,吱一声,一切AA。经费不够用,找一汽车修理厂老板化缘了几万块,协会才鼓捣起来。

那协会最多时有八十多人参加,一度声势浩大,但折腾来折腾去只剩二十多人。如今,演川剧的越来越少,看的人更少了。郑国林鼓起眼睛说:哪怕只剩两三个人,人在阵地在,协会也要整下去。

郑国林他们没什么钱,戏瘾又大,只好竖起耳朵到处打听哪儿有便宜的或不要钱的川剧演出,就去看。老郑

还找人打印了一份成都周边火把剧团名单,每月至少组织两次外出听戏。这些年,他们先后包车去了新都、金堂、德阳、绵阳看演出,最远还去过宜宾、泸州。

冬寒夏暑,多少个圆月高挂的深夜,这群戏疯子就走在街头,乐颠颠哼几句“根爹爹攀权贵贪图富有,错将儿许与那纨绔之流”“贤弟,酒虽不饮,琴是要弹的”。回到厂区,无论多晚,无论多远,身大力不亏的老郑一把把几位长者送回,搀扶他们上楼开门。每逢过节,有人想打牙祭品尝专业川剧团的演出,老郑就事先开会征求意见,当然前提是瞅一眼剩余的钞票够不够用。有时憋慌了又不想外出,他们就请外地的川剧团来本地演出。没场子,他们就在团结西路租了个用板房改建的简陋剧场,取名开心剧场。

眼下,郑国林把很多无助的中老年人拉到剧场,见他们经常很开心的

样子,他有了点成就感,渐渐忘了自己麻将杀手的过往身份。前几天,他们还一本正经开了个协会成立九周年纪念大会,请来广汉的魏兰川剧团演出《上游庵》、《大君辞朝》等折子戏。开场前,一阵锣鼓吹哨先暖场,郑会长拉拉西服领带,昂首出场。

会上,小学文凭的老郑中气很足地讲了一小时,他从中国改革开放讲到人民群众需要文化生活,从中老年借钱炒股的危害讲到过分玩手机会影响家庭生活,从川剧的起源流派讲到技术上的领腔合腔,从竟华陈巧茹讲到汪峰章子怡,好像他很有学问的样子,好像他忽然成了大学教授。其实,为这一小时,郑国林前一晚还把老伴赶去睡沙发,自己借书恶补了大半夜。

当然,老郑平时讲话也挺风趣,活脱脱像是从川剧折子戏撈出的台词。有人说,听老郑讲话,也是听戏。

人在旅途

赏樱

封雷

听说玉渊潭一年一度的樱花节又开始了,樱花盛开的时候非常美丽壮观,但花期很短,为了不错过大好时机,星期六的一大早,我和朋友就赶到了玉渊潭。

玉渊潭门前,人山人海、摩肩接踵。我们想这么多人都来赏樱,那一定是极其美艳的。排了好长的队,终于进了大门,我期望映入眼帘的是一树树簇拥在一起的樱花,但看到的景象有些让我失望,樱花只是很少一部分开了,东一朵西一朵零零散散地分布着,很不成气候,可我们还不愿完全失掉信心,可是再往深处走,也无非是这样了,我的心情不免有些低落。

我的注意力渐渐从樱花上移去,抬眼四望。近处,几个小朋友一起吹泡泡,追逐游戏;远处,有一大家子在小山上搭个帐篷,惬意地享受着温和的阳光;在草坪上,

有几个青年围坐在一起,欢快地野餐说笑……他们为什么不不为没看到美丽的樱花而失望呢?一阵和煦的春风拂过我的面颊,我忽然意识到我们来到这儿,不只是来看花的,更重要的是来感受这火热的生活和春天带来的快乐。我开始留意眼前的景色:看似枯黄的树枝上隐约可见顶出的翠绿的草尖,樱花树上也不再是死气沉沉,只不过大多是含苞待放而已。当我以另一个角度来观察时,眼前果然增加了不少色彩,景色美丽了许多,心情也开朗起来。

快乐其实很简单,不一定非要达到某个期望值才快乐,换一种看待方式,独辟蹊径,享受期望以外的东西也是快乐的。看来,不快乐,只是因为没有一颗发现美的心。

赏樱,不虚此行。

心香一瓣